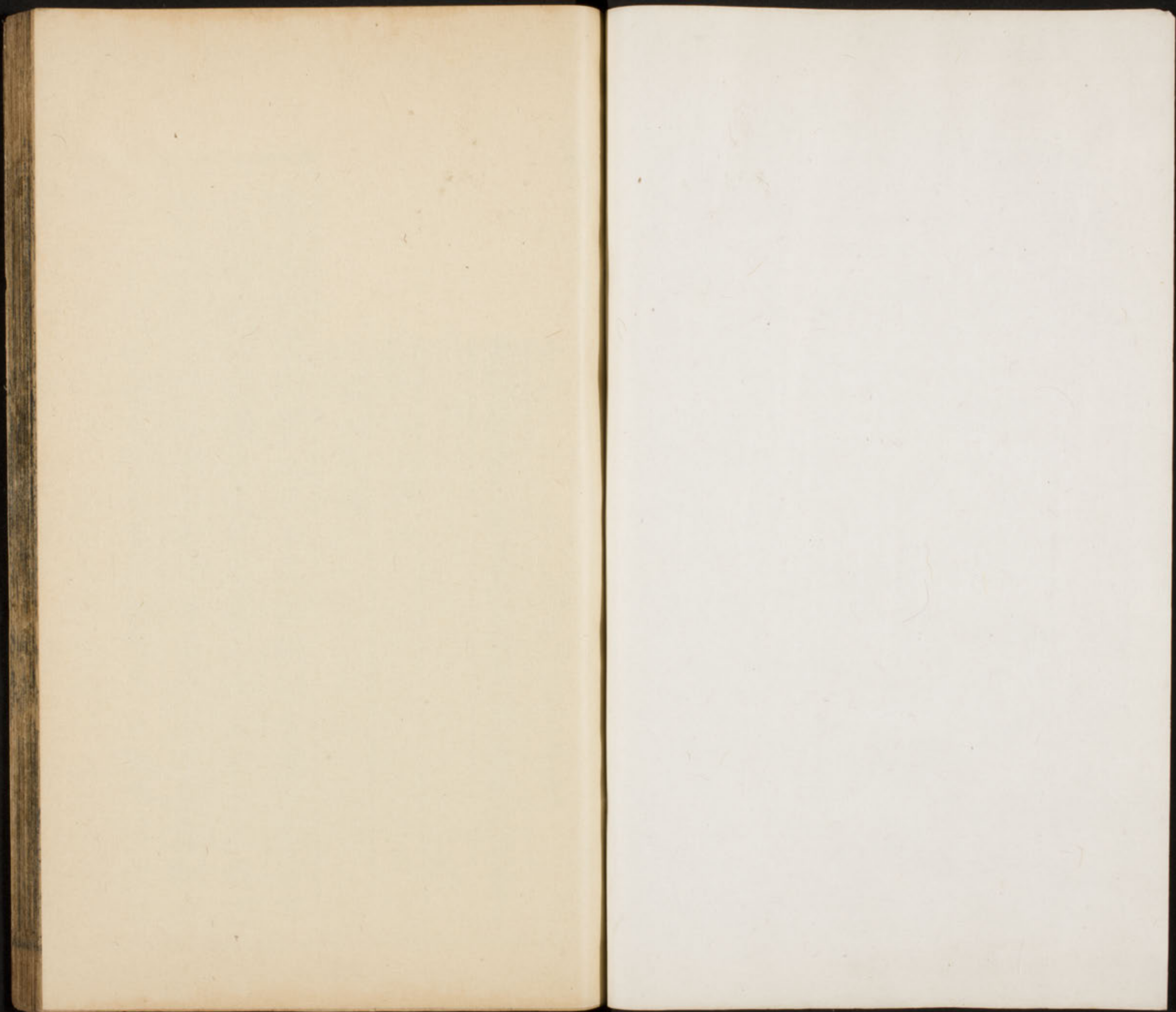


志



樂禮

明監本宋史
卷二十八





志卷第七十八

宋史一百二十五

開禧儀司上柱國魯國軍器監丞承祖權國史編修官都察院御史等奉勅

禮二十八 禮四

士庶人喪禮

士庶人喪禮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通釋感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竊嘗謂漢魏曰唐六曆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得於喪家內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只長慶三

宋史一百二十五

禮四

年令一官送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繡為飾及陳設
音樂雜物稍涉僭越並勅毀除臣等奏許子孫之葬
父祖卑級之葬等語親全尚樸素即有傷差道其所用
棺槨伏請不加禁斷其用音樂及攔街設祭身無官
而葬用棺槨者隨土風禁之其詔葬設祭者不在此限
又事後唐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服官喪畢者
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二十事共置八牀七品常服
官畢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牀六品
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畢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
器十五事置五牀並許設紗籠二座人畢者八人明

器十二事置兩牀悉用香輦魂車其品官葬祖父母
父母品卑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遞降一等其四品
以上依令式施行聖令御史臺衙門頒行取旨日率
從新制限編者必遵禁以圖給巡司為賞喪家報
舉樂者禮人他不知制者但置下里工作從之九
年詔曰為國喪事之家有無葬令章者其葬之
之內喪不期者宜奉之令不葬此聖王之教也之
道治世不期之官制也人臣之制也則無冥之
際歌吹為奉禮之節也人臣之制也則無冥之
倫今使有能死者必不葬也人臣之制也則無冥之
祭也

在官吏當加... 封府言之武... 六卿暨其... 奏許於天... 悉禁從之... 俗有所謂... 葬而棄捐... 之水... 係官之地... 棄韓琦鎮... 并州以官... 錢市田數... 頃給民安... 葬至今為

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禪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戶部侍郎榮彘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為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為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况州縣休息之義生聚自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乃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

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
貧下之民并客族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候
將來州縣標檢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令諸
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標撥

服紀宋天子及諸臣服制前史皆散記諸禮中未嘗
特錄之也後史則表而出之高宗於外廷以日易月
於內廷則行二年之禮御朝則淺素淺黃孝宗又力
持三年之制皇帝未成服則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
黑銀帶絲鞋成服日布梁冠朱熹云當用十二梁首經直領布
大袖衫朱熹云不當用布裙袴腰經竹杖白綾襯衫

或斜巾帽子視事日去其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幘頭襪衫腰

經布袴大祥畢服素紗軟脚幘頭白羅袍素履黑銀帶禪祭畢

素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耐廟日服履黃袍紅帶

御正殿視事則阜幘頭淡黃袍黑鞋屣帶素絲鞋此中興後

制也孝宗居憂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領大袖衫

布裙首經腰經竹杖小祥不易服大祥禮畢始去杖去經

禪祭畢始服素紗軟脚幘頭白袍黑銀帶耐廟畢服阜

幘頭黑鞋屣帶每遇過宮廟謁則衰經行禮二十

五月而除三年之內禁中常服布巾布衫布背子視

事則御內殿服白布幘頭白布袍黑銀帶殿設素幄

每五日一次過宮則衰經而杖虞祭則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受金使弔則衰經御德壽殿東廊之素幄受賀節使則御垂拱殿東楹之素幄是時宰執近臣皆不肯行惟斷自上心堅不可奪大臣乃不敢言贊其決者惟敕局下僚沈清臣一人而已

臣爲君服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袴腰經竹杖或布幘頭欄衫布針巾絹襯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知閤門事前殿都知押班布梁冠

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經或幘頭欄衫自餘文武百官布幘頭欄衫腰經而已入角巾事並不易服宰執奉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奉事如之大祥素紗軟脚新上巾黧公服白鞞錫帶禱除異去黧服常服仍黑帶卓犖鵝羽朝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以終制光宗居孝宗之憂趙汝愚當國始令群臣服白布衫卓帶治事遂終制乃止寧宗居元宗之憂復令百官以日易月禮除異服衰衫卓帶以治事儀禮部侍郎陳宗為請也諸路監司州軍縣鎮官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領布欄衫麻屨朝服三日易之內

命婦當入臨者布裙衫服有經綳纓之飾者止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服除其不葬者之至三日之家至山陵附畢乃許嫁娶仍不用花綵及祭享應二十四年十月以將作監書瑛充全國告哀使開門舍入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入從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幘衫布袴腰經布涼織鞞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幘頭黧色公服黑鞋屨帶素織皂鞞禫後禫除即從吉服仍繫黑帶去魚涼織鞞並從禫制并去幘座三節入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

易服用從之或遺留遺信物使同上服

喪服雜議慶曆七年侍御史吳遵禮言武班多請職司人吏曾因親喪出入禁門其者素紗軟脚幘頭者殊失肅下尊上之禮欲乞文武兩等所以官品起復許裹素紗外其餘臣僚并諸職司人員雖有親喪服未除並須光紗加首不得更裹素紗幘頭大嘗禮院請言準今文凶服不入公門其書遺書禮部在朝無喪常服各依品服惟色以淺無金玉飾在喪依其廢制其被起者及暮喪以下若式假者亦准朝服各依品服今鼎臣所奏有礙令文詔依所定禮議進宜其廣淺

色素紉人更不令初應

丁父身憂淳熙五年八月詔曰喪者身行之本喪有三年之制君子典禮以厚人倫中冓之義官子與或父兄之論亡秦朝是之官叙未幾年與公已體兼官還忘哀感頌玷風教自今文武官子與有因父亡元喪時被敘用未經百日不得趣赴公葬御之喪事加新祭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古者並以名聞厥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事者丁憂並令持服之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既受代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令川峽官除州軍長史表義錄並許解

官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思義士所執守一傳子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度各務簡易况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關不可習以為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侍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也官葬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喪服也言其

葬服斬衰則裳祔各以其服矣又經傳皆然此葬及
既葬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
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
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也杜預
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
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
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
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
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及服應終之月皆服祥
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

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

舊禮改正慶曆三年太常禮院議禮記父母之喪無

書賤一也又曰三任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

武品秩高下並燕終喪時以武臣入流者雖無官解

官詔自令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遺寄並喪者仍須

月奉武正葬在邊而願解官者聽凡奉情之制文臣

兼合以上故治刺吏以上皆卒哭後恩制是復其在

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遺長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

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終喪者

三凡公卿與祭景祐二年禮儀使言天聖五年之嘗

禮記云曰宗廟祠祭皆祭臣等知政事行事每有
照制旋復政差多致妨礙檢會唐會要言元六年高
宗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並祭禮之以禮
有總麻已上喪不得饗廟後唐禮部詔之更詳奉
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總者所以殺旁親不與廢大宗
之祭事則總不祭者謂同官未葬故人吉凶不與
也魏晉已降變而從權總已上喪服假滿即吉葬之
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今凡
有憫服既葬公除及闋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官未
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又王涇郊祀錄總麻已上

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
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
舊典也今本院有詳律稱如有總麻已上喪遣充掌
事者等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
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
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
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
請依郊祀錄總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
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
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慶曆二年禮官

邵必言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專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壇上壇下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添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為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總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三制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絀而行事注云不敢以早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總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

郊太廟俱為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君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為愈重朝廷每因大禮待祠之官皆有密齋使若喪之人得預祠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致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鏡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為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職職僅取齊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禮齋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大常新禮宗室文武武官有遺喪被起及卒哭赴朝祭者過大朝會

不入君錄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
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天聖五年待講學
士孫奭言伏見禮院及刑法司外州執守服制詞旨
俚淺如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顛倒謬妄難
可違言臣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并見行喪服
制度編附假寧令請下兩制禮院詳定翰林學士承
旨劉筠等言奭所上五服制度皆應禮經然其義簡
與世俗不能盡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若兩相為服無
所降接舊言言服者具載所為服之人其言周者本
禮唐諱合復為期又節取假寧令附五服教後以便
有司仍板印頒行而喪服親疎隆殺之紀始有定制
矣

子為嫁母景祐二年禮官朱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郭禎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禎無伯叔兄弟獨
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禎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
庶孽義其甚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
母其左方左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
無服詔議之侍從史劉蕤曰按天聖六年敕開元五
服制度開寶正禮並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
異然假寧之請實新齊三年並解官齊三年並期又為

三百八十一
又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母亦解官中心
喪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中心喪注云若為
生已者往疏云心喪者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
服二十五月內為心喪載詳於今子為嫁母雖為父
後者不服亦當中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後言及
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閣學
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為出嫁母解官行喪若
使生為母子後同路人則以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
杖壽隆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速子天寶降敕俾終
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准謂為人後猶服嫁

母嫁外祖異族猶廢終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
釋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終周云非父所絕為
之服周可也昔孔鯉之妻為子思之母鯉卒而嫁於
衛故禮方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
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古者同序子
者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古者以三
嫁與出不同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美而以愛祭見
禮者為詳正禮引子思之美為若且三聖人之後服嫁母
明矣積之行服是不為過詔兩制禮之重禮無子議

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為之服者謂非生已者故父
在夫喪降不為已母唐上元元年雙父在為母尚許
服三年今母嫁既長父終得申本服唐詔議曰為父
後者為嫁母杖屨下為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
載敕五服之絕所宜企及三年之意以報先懷其婦
母亡且終二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盛禮云凡父卒
親母嫁齊衰杖期為父後者亦下服不以親廢祭
祀惟素服居室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之
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
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周除行心喪二

年侍講學士為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用賢
通禮五服年月教國朝具行典制為父後者為出母
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
服三年又引刻智釋議雖為父後猶為出母嫁母齊
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為出母嫁母故云
並終服三年劉智言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故云猶
為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况天聖五服
年月教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並終服三年
之制已不可行只但言出妻嫁為父後者雖下服
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者專用禮經則是天聖無服式

若俯同諸子其者又於條制相戾諸凡子為父後無
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祭劉智經議服齊衰卒哭
乃除踰月乃祭仍中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
通禮五服年月其為父後為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
遠如謂子非為父後者為出母慈母依五服年月數
降服齊衰殺者亦解官中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
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
服者二十五月內為心喪其義一也郭積應得子為
父後之條緣其解官行服已過替年難於追改後當
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中心喪

子為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脩冊
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書聶震下所生母憂嫡
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言地制庶不在父之室
則為其母不禫晉解遂問孫護曰庶子喪所生嫡母
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
喪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
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為慈母且猶三年况親
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降之制人所不及婦人無專
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南齊褚淵遭
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子後嫡母吳郡公主

薨葬畢令再職則震當解官行心喪三年若特有
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為名自人顯官有類此者亦
請不稱起復第遣釐職熙寧三年詔御史臺番峽秀
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也御史言在法庶
子為父後如嫡母存為所生母也總三月仍解官申
心喪若不為父後為所生母持齊衰三年正服而禫
今定所生仇氏亡日定未嘗請解官持心喪止以父
老乞還侍養宜依禮制追服總麻而解官心喪三年
時王安石定擢為太子中允而言者俱罷免
婦為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寺中批言按律及儀禮

喪服傳開元禮儀纂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
為舅姑服周近代時世多為重服劉岳書儀有奏請
之文禮圖刑統乃邦家之典豈可守書儀小說而為
國章邢判少卿事薛元中等言戶婚律居父母及夫
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各離之君居周喪而嫁娶者杖
一百又書儀舅姑之服斬衰三年亦準敕行用律敕
有差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入奏議曰
謹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
一也而古禮有朞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
在理為當况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按唐會要嫂

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為五月嫡于婦大功增為三年婦為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姨舅同服總麻及堂姨舅袒免至今遵行况三年之內延尚有豈可夫處苦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有體哀樂不同來之人情實傷理本况婦為夫有三十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朞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况孝明皇后為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為萬世法自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其三年齊衰從其夫

嫡孫承重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潁川郡君鍾敬並無服重子婦餘孤孫七人臣最居長今已服斬衰即未審解官以否禮院言按禮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正議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適謂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人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朞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又按令文為祖後者卒為祖母祖父歿嫡孫為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並解官合依禮令寶元二年度支

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周知所適乞降條制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為祖後者祖卒則為祖母又曰齊衰不杖舂為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祖後者不服又按通禮義纂為祖後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記云為祖母也為後二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廟當以貴賤為差庶祖母不附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為祭主不得申於私恩此受重於父代而養為後可也又曰庶祖母合從何也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為祖庶母

後者之服晉王康諱曰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為之服况其子孫乎今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歿為母得申三年孫無由獨居當服之也看詳五服年月敕不載持重之文於義意亦有所據今薛紳不為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侁言五服年月敕與新定今文及通禮正文內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並無為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惟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立等撰集非創修之書未可據以決事且所引兩條皆世世詔儒之說不出於六經已別載

二百一十
妾駭及薛紳為映之孫權卿為別子始祖紳繼別之
後為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傳其重者也
不可輒脹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以廢始祖之祭也
臣謹按禮經所謂重者皆承後之文據義纂系稱重於
父亦有二說一者嫡長子自為正體受重可知一者
或嫡長亡取嫡或庶次承傳父重亦名為受重也若
繼別子之後自為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遠係庶祖
母為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已之故為之三年可也
詳義纂所謂受重於父者指嫡長子亡次子承傳父
重者也但其文不同耳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

聞奏皇官參詳權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充親於慈母
庶母祖母庶祖母也權卿既下紳受重代養當服之
也又薛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叔封母氏志澤迴授
與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蓋
朝廷以權卿已亡紳是長孫叙以孝道特許封邑豈
可王氏生則輟逝國恩歿則不受重服死紳被王氏
鞠育之恩體尊義重合令解官持齊衰二年之服詔
從之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叙從簡為祖父
中三服後四十日亡乞下禮院定系祀父重服禮官
宗敏求議曰自開元禮以前嫡孫在則次孫承重况

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乎古者重嫡正貴
所傳其為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祿祥禮之祭且三
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者有變也今中未
及卒與傳簡曰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或謂
已服者不當改服斬而更為重制據儀禮子嫁反在
父之室為父三年鄭氏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
書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
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三年後有如其姦而已葬
書用再喪制服遂著為定式熙寧八年禮院請為祖
父重者依封爵今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庶

弟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即立庶
長孫行斬衰服於是禮考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
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所以
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於商禮則嫡子死立眾子
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
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孫承
重即嫡孫傳重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時齊州
孫覺以嫡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
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請祖母亡有
嫡曾孫次莊為嫡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

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諸子即適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雜議大中祥符八年唐平公德彞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彞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按禮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死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暮三年之恩也文能斬衰又刑統云依禮有二月朔見有未覿見訖婚等三種之文妻並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意約改嫁自餘相化並同凡人今詳女合服斬衰

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橫即除之天聖七年與化軍進士陳可言臣昨與本軍進士黃價同保臣預解送之後本軍言黃價昨赴舉時有叔為僧受服未滿臣例當駁放竊思出京制服禮律俱無明文况僧犯大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準赦不得均分父母四圍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父母喪不經死則出門弟子為之制服其於本義並無虛式望下禮官詳議評其赴試太常禮院言會敷文暮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為宗父齊衰若外禮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黃價為叔曾合止外繼降服大功皇祐四年吉州

禮記卷之二十一 喪服第十一

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於舅嫂已嘗為嫂特服居喪
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為言仁宗曰近世蓋有區親
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之恩亦可勸
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繼絕與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崇延慶父喪故
太尉齊之某也齊初無子子其妻後齊有子而棄絕
請復本宗禮官必請許之紹聖元年尚書省言元祐
南郊撤文戶絕之家近親不為立繼者官為施行今
戶絕家許近親等長命繼已有著令即不當官為施
行四年右武衛大將軍亮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岸

侯克端子叔博為嗣請赴期朝參起居而不為克端
服大宗正司以聞下禮官議宜終喪三年遂詔宗室
居父母喪者母得乞為繼嗣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
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無嗣有族子
棣己嘗用安石孫息例官可以棣為雱後以稱朕善
善之意先是元豐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為
孫據晉侍中荀顛無子以兄之孫為孫其後王彥林
請以弟彥通為叔母宋繼絕孫詔皆如所請淳熙四
年十月二十七日戶部言知蜀州吳橫申明乞自今
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其妻非理遣

還若所養子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即聽所
養母想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公共繼
嗣

志卷第七十八

志卷第七十九

宋史二百二十六

開禧間言古者國重國重而書系相傳國史領經禮部總統脫脫等奉

勅修

樂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
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五律準較洛陽銅望
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
宗留意音律辨六律無庸言器文不諧復以五律方
五時字照以知音律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
神贊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五律樂乃下三律鍊白

宋史二百二十六 樂一 神贊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五律樂乃下三律鍊白

石為磬範中令高麗國三原王靈為樂之師故景祐
 中有李照樂亦樂諫言御史文論其非竟復舊制其
 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元遂胡瑗實預其事更造
 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合為震掉
 不知法其遂獨用之骨北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
 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遠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
 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
 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
 制編鐘造考成局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
 求一稱二米真悉以律生凡改修鐘星廢四清聲詔

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
 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於宗廟
 位以樂亦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
 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學一平聲
 不用徵宗既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立魏氏夫律
 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商以身為度之文以商
 指為律變鑄帝鼎言鐘樂取賜石之歲謂之雅樂鐘
 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亦大雅
 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與當
 是時亦間漢上之音已作而古制之樂猶存豈不

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必有其人樂
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
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器皆屬變而卒無一
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異矣論而身爲
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
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
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不
論直以歌聲爲樂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
愚者可論矣管子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寧
論後宮換羽特餘事耳去茲遠矣而歸之和平澹

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以大抵皆用先朝之
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亦蔡元定輩出乃相
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
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
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
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爲
樂志

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其二曰樂所以和民心而化
天下也歷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樂令惟著器服之
名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北鄙鄭衛而已先

王雅樂殆將掃地晉天福中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
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嘗觀樂縣問宮人不能答由是
患雅樂凌替思得審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詔翰林學
士竇儼兼判太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
準編古今樂事為正樂宋初命儼仍兼太常建隆元
年二月儼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
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
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
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
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

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
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
軒縣出入為良安王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豆為豐
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
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
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
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八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
大慶之舞從之乾德二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
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亦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

用保安奠玉幣用慶也又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
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田川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
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
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司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
成都孟昶偽宮縣至京小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
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
舊制宮縣三十六虛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
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
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
十二案之制二舞卽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

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設次
十二案其制設德林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
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鍾各一歌簫笛各二尺九
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又手
笛樂七考驗音與雜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
馬治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箏流也嘗是以
臨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連八十四調其制如琵琶而
小或九寸與箏鐘管等其案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
兩手相及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供宸馬管量於十二
案十二續管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今式詔可

六經二母謂雅樂聲高在於哀意不合中和又念三朴
審其遠近名知樂者已淪沒因詔規討論其理規言以
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
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天以定律
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
受朝實用宮縣次御別殿群臣上壽樂教坊樂是歲
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群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
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
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
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

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
書舜受堯璽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
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無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
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
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籥其
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
所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
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一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
一變象六師初興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

四百字
定四變象判湖歸復五變象即蜀然款六變象其
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鑄鏗雅相金鑿鼓并司
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
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
張文收氏古朱鴈天馬之義於景雲二河清歌各無樂
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亦
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
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
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旨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
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

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水成文馴象由遠
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莞絃薦
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瑞樂章以備
登歌永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
門奏永茂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
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
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
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
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
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

之樂並從之太常寺又言準令宗廟殿庭宮縣二十
虞郊社二十虞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
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園丘增十
六虞餘依前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九年嵐
州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
州鳳凰集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
此五瑞為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
用之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嶠上言兄峴
嘗於景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

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觀來歲
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制則文武二舞亦
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
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
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內
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
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
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三年元
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
歌五瑞曲自此遂為定制嶠又請取今朝祥瑞之殊

尤者作為四瑞樂章備郊廟莫獻以代舊曲詔從之
有司雖承認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太宗嘗謂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至道
元年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十七卷凡
造九絃琴宮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羽調
側蜀調黃鍾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宮調
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
三曲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
角調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
黃鍾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造五絃阮宮

調商調鳳吟調角調徵調羽調黃鍾調無射商調瑟
調碧玉調慢角調金羽調變弦法制宮調鶴唳天弄
鳳吟商調鳳來儀弄凡二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
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
十曲黃鍾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
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阮成以示中書門
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中和之道朕
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旨尚存遺美琴
七絃既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
則元奏亮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

三石九十一字
大金木土則五成並用而不恃矣因命待詔朱文濟
蔡齊齋龔夔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吳近侍咸聽焉
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
以九弦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胡爲宮隔八相生
並協律呂鬼子雅樂仍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
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
廟止奏黃鐘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元條約乃命
翰林待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贊同按試擇其時習
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傳稟俗得俾學習以獎大勳

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在樂房以
補而不以藝造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樂於
景德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艾仲儒上言請修飾
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壽判太常寺
又令內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歐陽同判
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役其優者爲六處吹
者五十餘人宗壽因編次律呂按度樂器勅各署曰
樂器之裁定兩署工人試補修式及工畢宗壽閱年
八月二日宗壽改樂張官懸閱試召宗壽等三員觀宗
壽執樂器立侍先以鐘書按律準之宗壽歌樂書韻

儀注卷之九 禮部 各二色合奏等語 第三色合奏等語 一
而後擊鼓鐘為一變九變又為朝會正壽之樂及又
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類為諸習上其祝舊制
集笙和笙舞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邊易樂三
軍仲辛遂改為一定之制不復談易也諸宮謂皆協
又令仲辛誦唱八十四調曲遂為補制樂正賜趙房
銀幣自餘皆賜衣帶絳綬又賜宗諱等器常有差日
是祭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亦
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嘗
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至是詔曰致恭明神邦

之重事升薦備樂方用之彛章矧在尊神固當嚴奉
舉行舊典用格明靈自今諸大祠並宜用樂皆同感
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
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圓臺及山下
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架并二舞其
朝覲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設熊羆十二案從之九
月都官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
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
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
雍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曰

謂歌雍也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爽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爲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十月真宗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觀亞獻終獻皆不

作樂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並用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舞其山上園臺亞獻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是特詔亞終獻並用登歌五年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親製其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並望聖製詔可之聖製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

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虞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虞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晉曲曰定功之舞親於樂辭奏于郊廟自時厥後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獻上

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是時仁宗始大朝會群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竒木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謝宗廟帝耕籍田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享太廟奉

慈廟大享明堂祫享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瓚裸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為之至於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閑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祈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如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一律蓋五代之亂雅樂

廢壞朴翔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罇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

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群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閤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和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

以備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鑄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

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箏二十五弦
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
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
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
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
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
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
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為夷則
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
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送相凌謂之慢百王

所下焉也器者一均者為均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加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送事也今之所同也然則律呂之清者為律也一音不可

如乾德詔書表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
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
之無聲更今改是山跌上出擊以承鼓刻龍以飾柱
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鼓以先引凡國臣降神大
樂初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音取陽數
也又載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其成靈鼓路鼓亦如
之積建鼓于西隅皆有左鞀右應鼓隔左鞀應鐘之
位也中鼓黃鐘于之位也右應六呂五之位也其
隔左鞀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
洗辰之位也其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

如乾德詔書表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
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
之無聲更今改是山跌上出擊以承鼓刻龍以飾柱
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鼓以先引凡國臣降神大
樂初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音取陽數
也又載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其成靈鼓路鼓亦如
之積建鼓于西隅皆有左鞀右應鼓隔左鞀應鐘之
位也中鼓黃鐘于之位也右應六呂五之位也其
隔左鞀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
洗辰之位也其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

之在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地隅右鞞夷則申之位
也中鞞南呂西之位也左鞞無射成之位也宣前月
建位律呂之均擊之後鞞等無以鞞是備奏四隅既
隨月應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
應以應月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無有晉鼓
矣古者鑄鐘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鑄
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鐘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
領大常總考十二鑄鐘而樂工相承教庭習用三調
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者謂別有隆安
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

之中鑄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一鐘
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
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
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
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
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應均為尊便於
合樂仍得併施郊廟若軒殿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
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隋制內宮樂二十五鐘以六
磬代鑄鐘而去建鼓唐武后初制改用鐘四而莫草
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六磬應何法元等奏曰應均用元

等具言古者特著以代舞鐘亦施百言之禮及樂祀際
唐之代樂有因改先皇帝尊等樂會百言之禮及樂祀際
舊章陳於縣奏者其所用各禮則百言之禮及樂祀際
皇地祇神州地祇先靈今之意樂會百言之禮及樂祀際
官縣則三十六虛去四隅其鼓亦古言者言樂之法
謂宜同於舞鐘此緣詔旨不俾宿環互擊而立依均
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樂
之節也詔可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初
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
而不著其用後先故旅進軍作而無終樂之別且

鼓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鐸者所謂和鼓
也鏡者所謂止鼓也拊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
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
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千右執戚離為八列別
使工人執旌最前鼓鐸以發之鐸以和之左執相以
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又舞之將成也則鳴鏡以退行
列築雅以陔步武鼓鐸鐸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度
協舞儀請如和所論其冬帝躬款奉慈廟樂縣罷建
鼓始以磬代鐸鐘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何沐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

千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
王宏皆據以為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
以來中宮之縣既用鑄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
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為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
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鑄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為體今
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
癸可大樂墳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本土音或奏
言祝舊以方畫木為之外圖以特卉則可矣而中設
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柄之鄭康成以
為設惟其中撞之今當勅法垂又用明制作之意有

所本焉祝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為青龍南方圖以
赤隱而為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為騶虞北方圖以
黑隱而為靈龜中火圖以黃隱而為神螭撞擊之法
宜用康成之說從之又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
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照
因自造葦箛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
阮大稽凡十一種永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
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
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
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弦九弦琴皆

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帝乃親製樂
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大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
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
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鐘之宮大呂之角大
簇之徵應鐘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
景安興安惟東興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鐘之
徵黃鐘之宮大簇之角南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
獻五帝以林鐘之宮大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宮之羽
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于
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鐘

之宮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
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享安
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
酌獻一帝一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
圓丘太祖配以黃鐘之宮作定安以奠幣奠安以酌
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大簇之宮作皇安以奠
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
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
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
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奠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

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真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鐘之宮作化安以真幣詔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之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又為景祐樂隨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鞀笙演之於士式道甲之法

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焉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負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二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脩飾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鑱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秋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

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為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為不可御史曹脩睦亦為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寬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志卷第七十九

志卷第八十

宋史一百二十七

醫官司在國醫國書司書至禮部是也醫官書至禮部是也

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偁直史館高若訥直學士院蕭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以評定得夫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宗祔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

不用臣則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命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命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雖謂無馮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

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一可見也其容一龠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
得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乞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字昭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堂律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巨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即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
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
用黍長廣累尺合鄧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
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
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
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
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
尺其一秬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
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
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

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
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
楚衍等圖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
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
類此臣等有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
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
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
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達者俾
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
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踈

舛不可依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

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罇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旣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

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懋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圓立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

安之曲曰慈安六月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

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虞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

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蓋黃鐘大呂大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

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

刑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既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

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大簇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鐘爲宮獻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鐘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九月帝服鞞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

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詔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爲罇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鐘磬制度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泐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泐舊樂

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

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河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曾億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六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千戚太宗廟兼用千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

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隆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所司莫敢易言之朕

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鐃鐘十二黃鐘

高二尺一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角銜并
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釐篆帶
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
面共三十六兩樂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
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樂
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
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
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
三尺七寸五分大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
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

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
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
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
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
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爲
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叁分其股
博去其一以爲股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
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
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
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

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高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故且各依律

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木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

聞宗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
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
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
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十餘年而欲求二代之音不
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義務
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
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
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
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
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

詳定官器弊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
安之樂常祀及朔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
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徑難並
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
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
寺上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
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
特遷之至秘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
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繁時政得失豈

持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
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戒銅齊而聲稍清
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
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鴻務得古編鐘一工
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名云粵
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
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
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射鐘又長用而震掉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

無異上將有感感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
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
折帝於祭中既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
爲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祭四年
九月御製裕享樂舞名信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
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
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
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
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頤安奉祖徽豆奏充安欽福
奏信安亞獻終獻奏福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頤安皇

四百个字
帝歸六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樂駕回奏樂次文
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
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六祥三采夷曲詞十八七年
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雪舞于太常翰林亭立玉
珪言音之作樂以五声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
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庙社稷亭于山川鬼神使鳥
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祭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
為祭也今郊庙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
木音天所謂祝歌者聖人用以著樂人始終顧豈容
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鳧擊是祝歌之用既云

下而擊鼗知鳴球與祝歌之在堂故禮行曰堂上堂下
各有祝歌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
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歌又
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緩舊制禮
樂備而不作忘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
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案開元中
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早則
作樂廟早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
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
為凡六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月者伏請用樂其

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
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
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
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
皆以祭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
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
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
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
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
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

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
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
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
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
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
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
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真幣
歌誠安酌獻歌德安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
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于威蕤為

武舞巨謹接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園丘祀
 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人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
 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
 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月一曲是進退同時行
 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
 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教舒急不佻而所法所
 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
 克請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
 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於下進退取舍蹙迫如
 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

殿而享入室而祀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

大朝會所以宴比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

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進而不可邇

禮有繁而不可智所略著大而有所司之職不敢廢也

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侑帝王

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四年八月學士院建

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遵

業欽明勤儉不自輟迄變作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

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宗名未立

亡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名廟所用舞曰六英之舞

自後禮官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
官於樂節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
今祠太廟興安之曲舉也而聲已過舉散而聲不止
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憂故而
聲少止擊祝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其二大樂降
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
請以一曲爲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
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
廟之禮多從周請先准而後作樂元豐二年祥之

以朝會樂而有請者一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
送王公用舒和開元也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
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
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
官未爲得禮請旨從及應赴官先就位中書門下
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
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一今朝會儀
舉第一贊官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
慶雲嘉禾雲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
古義請第一節登歌奏和安之曲並上之樂隨歌而

發第二爵於八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
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端木成文之曲二歌
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
作其三定又舞武舞各為四表表距四步為鄼綴各
六十四舞者四進賢冠三執籥石采翟分八佾二工
執纛引前衣四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
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為三舞之容是為一成餘成
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為第一成至第三表為
再成至此第一表為三成復身卻行至第三表為四
成至第二表為五成復身南第一表為六成而武舞

入今又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采漆之柄末之
占制實無所本舞崇義圖舞所執纛羽德愷新羽
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纛謂也而按圖以翟羽
為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一執旌
居前執纛執舞各二工人金鈿二四工舉二五執銅執
鏡執相在左執翟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
之分八佾於前表前元纛鐸以通鼓乃擊手鼓以警戒
舞工聞鼓聲則各依節綴總于正正定位堂上長歌
以象嗷之聲是播義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
景南反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鈿

和之以金鑼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駭步舞者登揚西屬爲猛音趨變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比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空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身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立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遠履旅之狀振鐸播鼓擊鼓和以金鑼發鑼鳴鏡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石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

執干戈說者謂武舞如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參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之威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如襲之誤謂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堂一和而威聲謂三人次坐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謂舞之上集堂和堂各一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謂者倍爲八人丹雘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八今宮中四隅皆有舞臺舞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舞臺并左右舞臺合十有二依季照所奏以月變爲均與舞臺相傳應臺在廷鼓旁是亦刻擊應臺之類謂特作舞之特九擊臺

四
次擊應然後擊其一人樂器四陽
別施鼓於樂器曰代之氣德中
詔曰而樂三積音亦不能廢
節謂樂器內去鼓鼓設音鼓以鼓
豫抵豫皆掌權鼓所以第一唱之
為樂節其九以天子禮來之凡樂
器以鐘或素九夏自是皆在處之
玉磬搏指所以節樂奏瑟所以誅
奏在堂下尊三磬故進之使在上
一變後世不涼於此以春秋鄭人
監首侯歌鐘二肆

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
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
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
堂歌箕虞來王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
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
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
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
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
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声也故儀禮
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虛之下

繫以獨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声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以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故此其字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逐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葉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礼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子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志卷第八十

志卷第八十一

宋史一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程自錄置國直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馬脫等奉

務修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鎮与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太常認可初傑言太常七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春容失之則重石声温潤失之則輕土声西胡失之則下竹声清越失之則高絲声纖微失之則

細董聲隆大矣之則洪匏言叢聚矣之則長亦言無
餘矣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
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
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言以一言歌一言且詩言
人志詩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
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祭本
效人非入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言不
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
八音不諧鐘磬關四清聲虞樂九成以蕭為主商樂

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鐘磬蕭者衆樂
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蕭衆樂之本乃倍之
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
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
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
音何從而諧哉今樂聲和聲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
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
編鐘磬蕭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
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
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鑄鐘特

磬編鐘磬擊三聲聲頌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鐃鐘
 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
 象成國朝郊廟之祭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
 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奉二變象上黨亮平所向宜
 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
 所向宜南五變象坤蜀統欵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
 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厉進退俯仰既
 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亦無法
 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
 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

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散無馭則失於節奏
 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
 之謂奏誅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
 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
 天不歌六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
 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
 制則何以資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
 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
 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
 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

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瑄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迹為十二均圖并上之其論以為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凡參定而王朴既逸之黃鐘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鐘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黃鐘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黃鐘大呂而金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詒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黃鐘

大呂清聲以爲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補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爲大樂法度舊器乞留補鐘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爲清聲毋得銷毀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圜鐘者夾鐘也用夾鐘

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爲始終是謂圜鐘爲宮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爲始終是謂黃鐘爲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爲始終是謂太簇爲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爲始終是謂姑洗爲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宮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爲宮其黃鐘爲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

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凡
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
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
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鍾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
阮逸胡瑗鍾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鍾有旋
蟲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有十六則正律相
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箎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
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徒置
太常闕屋以貯燕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瘖老而優
寡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時習焉初皇祐中益

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嘗得古本漢書言在
律曆志范鎮以其說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後別
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重倫各一而
殿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凡等定樂鎮曰定樂常
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
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
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凡樂
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
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
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

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遠矣且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宮也方劉夙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項器以

不為之是無土一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言不報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摶拊琴瑟以詠明堂上立以琴瑟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鑪以間於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於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實之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實於庭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擇事知之又言以小胥宮懸之則天子鐘磬鑄十二虞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虞無

通十二先王之制發學者不能考其數者唐以來有
謂宮縣當二十三虞其者又以爲三十六虞方唐之盛
日有司攝事樂之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
亡凡郊廟有登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
有司攝事改用石架十二虞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
虞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
辰位設鑄鐘十一虞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
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立
如之五年正月開封布衣李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
應古法復下場傑議傑論以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

爲篳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
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
以晉鼓節金奏考經世制篳虛教國子宗子舞用之
郊廟爲何所取而范鎡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
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鐘之角黃
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
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
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
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
所以補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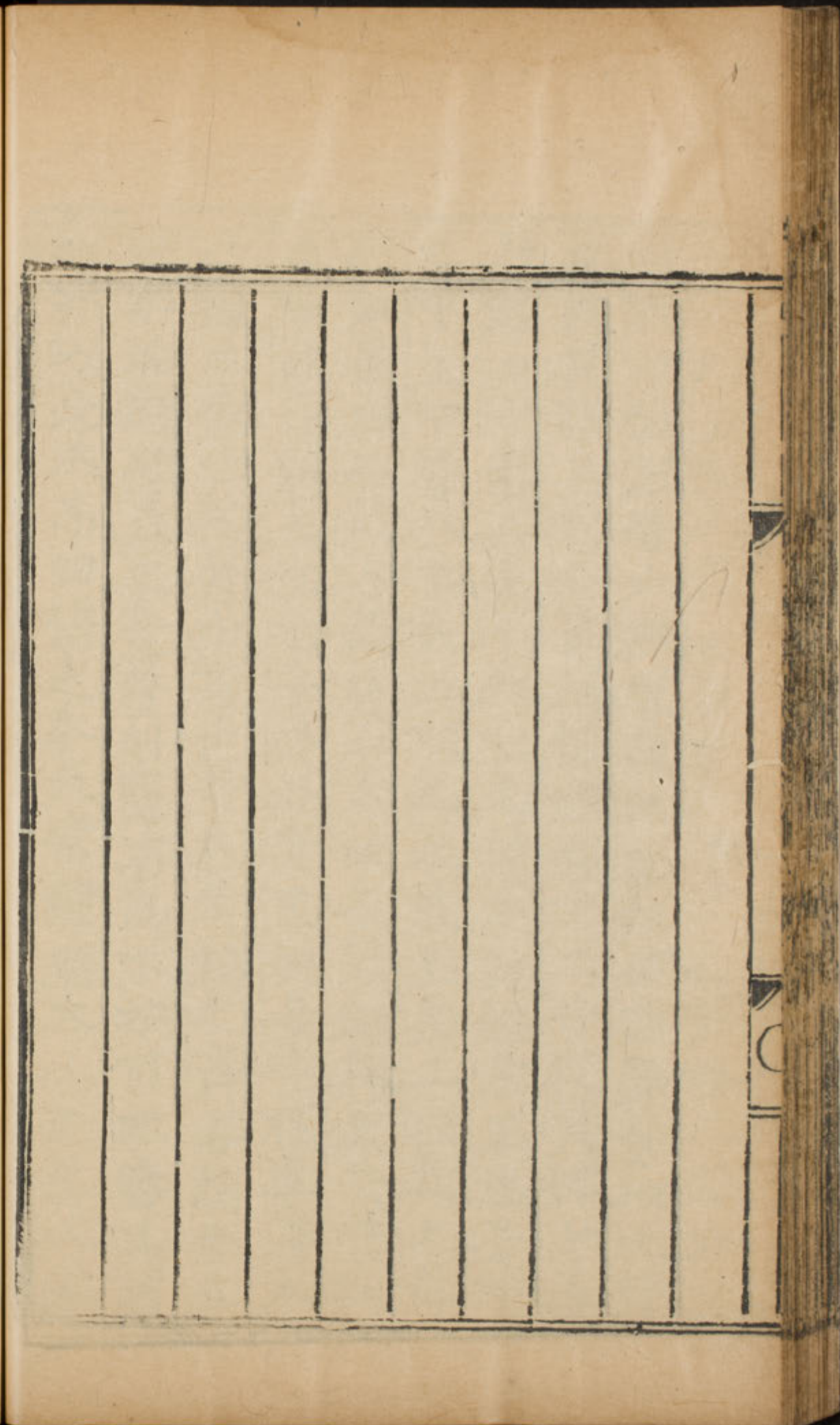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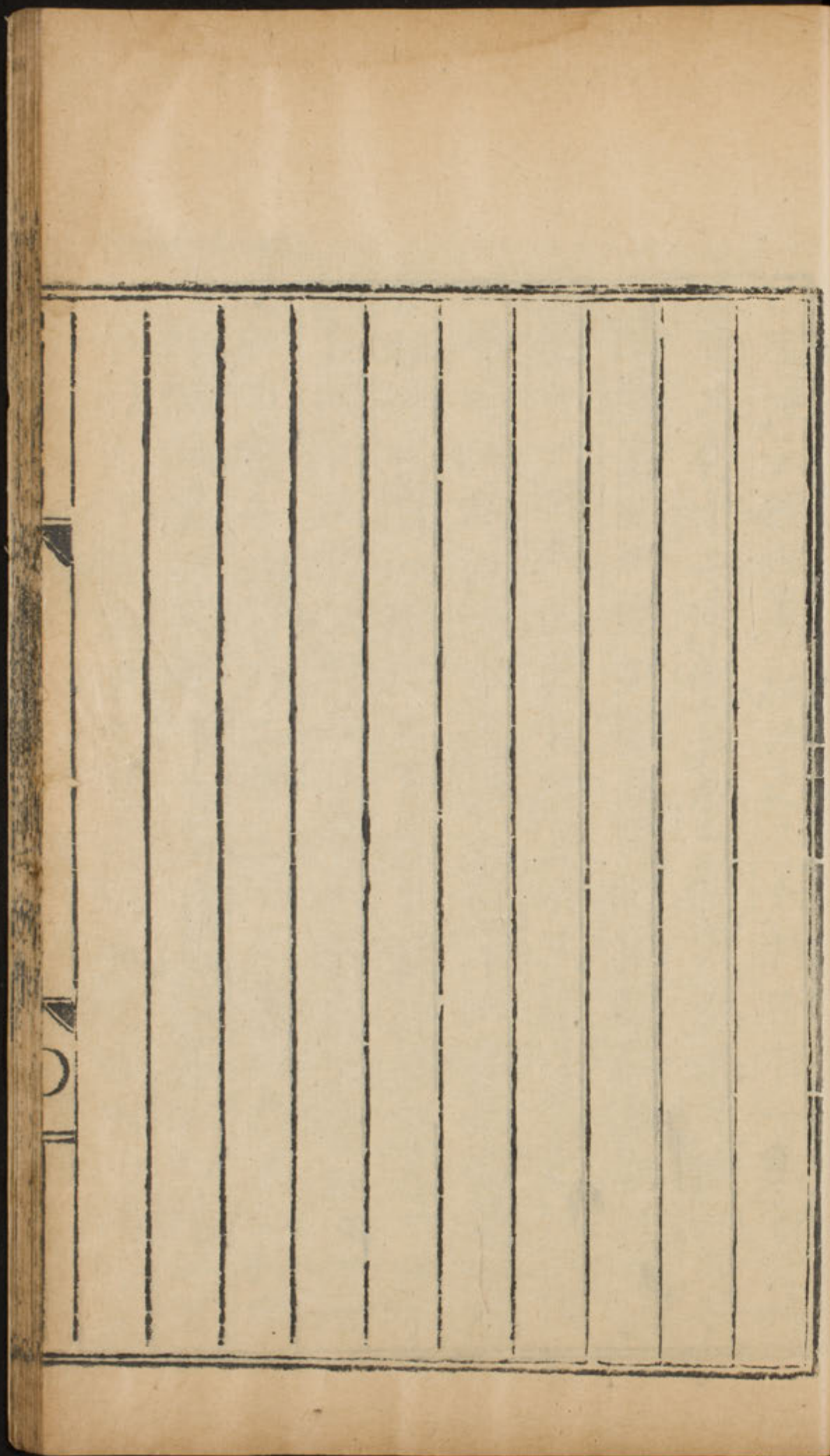
朱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爲樂正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初用新樂一月太常言郊廟樂虛若遇雨雪望祭即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曰神娛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旣移裸在作樂之前皇帝詣壘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壇門乞如之七年正月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

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礼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虞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与常歲南北郊上合攝事無異未足以標欽崇之意乞自今準親祠用二十六虞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元祐元年春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威與從之二年范鎮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銜一尺一斜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蕭笛項篪篋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

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
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謹在散樂工於河海之
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
下曹卽無識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
者猶存典刑然錄悉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
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音知音以律生尺寬詩書
之來上闕箕虞之在廷君臣同觀之老太息方詔李
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音上遠元帝移風易
俗之心下爲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
忘鎮爲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爲禮官從諸儒難問樂

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
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
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爲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
量論聲器言在律曆志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亮氏
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
也介在于鼓鉦舞角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
非在角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
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
間之方當居銳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
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相應則鼓與舞

皆六所云鉦六彝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
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迂就
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
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
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彝
則鉦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亦隨
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
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与鑄金之
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
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



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
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朝舊有
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
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
成帝時徙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
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為不
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
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
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故者難遂故四清聲置
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諸協矣

周禮曰鳧氏為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
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塤箎篪笙和笙獻於
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
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
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
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
舞曰成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入去南表三步總干
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二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貫趨速之狀
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

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
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為進
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為退旅
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
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
干戈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
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
作猛貫趨速之狀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
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

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猛賁趨速之狀再
鼓皆併入行以八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
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
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場其干戈再
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
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干
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
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
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

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珍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
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
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
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于戈起而躬立再鼓
皆舞退鼓盡即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
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
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
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
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初辭合手自

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為再辭
 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並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
 謙合手當曾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再鼓皆
 左側身右垂手為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過節樂則
 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嚮
 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
 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比且再辭再鼓比且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

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
 正立過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
 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
 相嚮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
 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
 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
 立節祭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
 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所按闕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
 會則用之八年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嘗奉社稷之祠

親觀陳設初疑其闕略也 備退而考元祀禮儀乃
與所觀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奠奠其樹
祝歌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宮宗不備
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
之有帗舞以舞之有以籥應鐘成池以極其歌舞之
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
三代之遺法於壇之北宮架備陳別異天神中建靈
鼓歌鐘歌虞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巨稽考
典禮凡祭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於壇之
北清設宮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內更植靈鼓

於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宮架之說不
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
先帝樂制也二年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
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夕太常少卿張商英
薦其知樂政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言
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北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
以声於是撰釋律律爲經声爲緯律以声爲文声以
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声聲生於日
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声聲律相協和
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衆

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四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
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
精以講思願益於崇理文多故弗著焉崇寧元年詔
宰臣置齋屬講議大政以大祭之制詔繆殘闕太常
樂器弊壞奏參制度參差不同篇遠之屬樂工自備
每大合祭言漢清雜而皆失之太高等筑阮秦晉之
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稷無隋之制也乃設於
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
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吟唱閭閻之中教習
無成晉不知音議祭之臣以祭經散亡無所據依秦

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
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正以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
剝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
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
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
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
於太常樂工俾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
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
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
命吏部尚書何執中者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

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古律者參驗行之嗚之論曰
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
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
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
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入所謂尊無
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
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
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
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
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

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九為黃鐘之律禹效
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
寸謂之君指或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
謂之臣指或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
之物指或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
為教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或管之
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
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
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
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其管為一代之樂制其後十

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番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易試之時易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為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黃則為鐘仰則為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言韻清越其高九天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為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襲予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弁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時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三百五十一
聲輝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
鼎祭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
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未飛度黃庭回翔鳴唼
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音弗
存邇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真笙之器於受
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
器聲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
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
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乃邦乎天下共
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窾

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
而隱逸之士謂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
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
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
禮樂始分爲二五年九月詔曰樂不作久矣朕承先
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緒建官分屬設府庀徒以
成一代之制二月嘗詔省內外冗官大晟府亦併之
禮官夫舜命夔典樂命伯夷典禮禮樂異道各分所
守豈可同職其大晟府名可復仍舊又詔曰樂作已
久方薦之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

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
輔次帥府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
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說所上
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
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
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
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
聲乃降是詔三年五月詔今學校所用不過春秋釋
奠如賜宴辟廱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
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四年四月議禮局言國家

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為大祠以禮祖太祖配侑而
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禘神作主
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詔可六月詔近選國子生教
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祠官教國子之制然古子
肄業上庫煖閣祀於樂舞與樂工為位坐作進退蓋
今古異時致於古雖有真施亦今亦適其宜其罷
習二舞禮習禮樂者听八音皆制大晟樂字命太
中不天刻漏編修樂言八音其一曰樂由葛未陽
之數極於元聖人樂美無於九舞寫其音於九成陽
之藝說而為一則樂舞之為高次極而為九則既

作其應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屬
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認攝鼓宮宮動鼓角之應
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曆數過期不亦
宜乎其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九十之
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寸為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
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
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
領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
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
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生

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在於壬生於子曰乾
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為至陽之氣
在二十八宿為虛昴星矣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
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二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
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巳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
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為二十四宿
統於四清焉其七曰五音入以樂之器有時而聲故律
失則求之於鐘七失則求之於磬得一鼎之會則鐘
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
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一攝機絨運用萬物無作則

祭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真八曰聖上禮帝王之
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發曾子乃製之
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李辟摩冬李
而三京藩鉅凡祭禮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
聲發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
於房中之祭唯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
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為宮架施之於祭虞房
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又為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
八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八宿四曰七為應二十八
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

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鐘正音九曰堂上樂十曰金

鐘玉磬十一曰宮架十二曰一舞圖雖不能具載觀

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

動者為五位常動者為五行五行發而為五聲律呂

相主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

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一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

既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顛帝乃令飛龍

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變土章

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

為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

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昭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
十八宿以北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為四
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祭者蓋東方
七角屬木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
屬水四万之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
與七宮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
之法也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
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
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鐘為宮是謂天統林鐘為
徵是謂地統太簇為商是謂人統南呂為羽於時屬

秋姑洗為角於時屬春應鐘為變宮於時屬冬統質
為變徵於時屬夏統相為宮而每律皆具七聲而八
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黃鐘至仲呂則
陽數極而為乾故其位在左雜質至應鐘則陰數極
而為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鐘自生陰律
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
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
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為乾坤之交合則為既濟未濟
之卦自黃鐘至仲呂為既濟交屬陽而居左自蕤賓
至應鐘為未濟交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

既濟永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
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主以統二十四氣差
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為聲
在曆為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反十猶用正
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淳曰黃帝夏高
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為本若
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為律正聲
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
其圖十一律以此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歌鐘居左
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

而後命辭奉常舊工行野癘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
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異焉其四堂上祭以此
金玉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
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龜登歌之句即
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堂上紹述先志而堂上
之祭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
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圓
丘則用景鐘為后圓鐘鐘特磬為巨圓鐘鐘編磬為
民圓非親祀則不用君圓漢律以謂宮祭樂舞四方
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合樂序下而

以四方之歌以象鳳儀獸舞之狀禮樂崇牙制作華
 煥其圖宮架以此新秦肇興法夏奮九成之數文舞
 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為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
 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神揚顧揖皆各象方
 今之勲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執箏蓋籥為聲之中
 翟為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
 進以金鼓為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八音之器金部
 有七曰景鐘曰鐃鐘曰編鐘曰金鐃曰金鑪曰金鏡
 曰金鐸其說又謂景鐘乃祭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
 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天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

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鐘之
 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鐃鐘形聲
 宏天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日用律雜
 比成文聲韻清越鐃鐘鐃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
 金屬乎陰陽始而為之信故以金鐃和鼓陽動而
 不知已故以金鑪飾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
 鏡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鐸通
 鼓金乃充音充為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
 口特磬曰編磬其說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二矣之
 聲衆樂佐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

地祭廟乃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鐃鐘惟后廟乃用磬
磬若已升廟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
大不倫大成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
聲爲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之而
近於水取之實難昔亦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
沉下製作頗質理宜改造焉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
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
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三
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術一弦之瑟昔人
作二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蓋作琴有五妙神農

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
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徽闊三分以象三才徽內取
聲三尺六寸以象卦三百六十日龍斷及折勢四分
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
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鼎之瑟長七尺二寸陰
文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寸有二以象
一歲之候旣罷箏竽阮絲磬緒丁乃增瑟之數爲六
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
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遂曰箎曰簫其說以謂遂以
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箎三才之和寓焉

六竅為遂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每竹竅厚均者用
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樂
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為一聲簫集衆
律編而為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聲則然清亮以象鳳
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
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為簫聚其管為笙
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矣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
簧皆施匏於下前以吹一十六簧為竽十九簧為巢
十三簧為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
為別八音之中匏音廢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

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
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
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
七星笙之形若鳥歛翼鳥火禽火數七也土部有一
曰壘其說以謂釋詩者以壘箎異器而同聲然八音
孰不同聲必以壘箎為况嘗博詢其旨蓋八音取聲
相同者惟壘箎為然壘箎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
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為黃鐘
其竅盡開則為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壘箎相應革部
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鼙鼓曰鼗鼓曰鼗
鼓曰鼗鼓曰鼗鼓曰鼗鼓曰鼗鼓曰鼗鼓曰鼗鼓曰鼗

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鼓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
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屬
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
聲而後群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
後蟄蟲坏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
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樂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
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
兆也天子錫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
之祝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
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爲神則地爲靈也以

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
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
鼓登歌今奏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
也木部有二曰祝曰敔其說以謂祝之作樂敔之止
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
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敔之義如斯而已祝以木爲
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
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
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
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皆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

之窮曼之以竹裂而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為十
 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又有度
 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曆運氣
 或相表裏甚精微矣茲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為
 書二十卷說者以謂蔡京使昂為緣飾之以布告天
 下云政和二年賜貢士聞喜宴于辟廱仍用雅樂罷
 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設
 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
 八月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為大祠今太社太稷
 登歌而不設官架樂舞獨為未備請迎神送神詣壘

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嚴望燎樂曲並
 用官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皆從之三年四月議禮
 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司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
 俱元向祝一在金鐘北前西敵一在玉磬北前東搏
 拊二一在祝元一在敵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
 七弦九弦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
 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北瞽矇矇矇瞽矇矇矇
 設遂二虜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西
 上六遂會翬翬員一在遂南北翬翬翬翬閉翬翬翬翬翬翬一簫各在
 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北翬翬翬翬翬翬翬翬翬翬翬翬
 宋史一百二十一

一在遠南七星匏一在東二和笙二為一列東上

星匏西鐘磬祝致禱折琴瑟二各坐於壇上

會則於壇堊堊遂簫匏三並立於午階之東

大知會則於宗廟祀則於西階之東

南歌工四人在故東俱東西相向執麾

一名在樂虞之西東向樂正祭公

白帶歸金鉤案工二人慎流塵人平巾

衫白絹夾袴袷帶飲膳又上親祠官架之制

會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

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

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磬起西編磬間之俱北

于三編鐘時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

特磬三東方鐘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

北鐘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鐘鐘間之

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編鐘如每歲大禮

後植建鼓鞀鼓應於四隅建鼓在中鞀鼓在

鼓在右設祝致於北架內祝一在道東一在

設瑟五十二懸增五十六列為四行二行在

二行在故西方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

琴一十

禮記卷之八十三

禮記卷之八十三

禮記卷之八十三

李四百七十...

有八連德門次五弦琴一十有八連德門並分左右

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次並左右

有二十有八分在右連德門左十有三次並左右

二十有八分在右連德門次並左右

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連德門次並左右

十有八連德門次並左右

十有八連德門次並左右

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

之同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

二人在祈歌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

次祝歌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

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

右北向執麾挾杖色掌事一人在樂與之右東向副

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介纁纁樂工執麾人同登歌執麾人服朝

又上親祠二舞之制飲酬文舞六十四人執簫而

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舞分立於表之

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燹在前東西相向舞色

二人在執燹之前分東西若執燹則在引武舞執旌

采史一百二十九

采史一百二十九

采史一百二十九

采史一百二十九

采史一百二十九

二人鼓二人雙舞二人單舞二人鏡二人持金鐃四
人奏金鐃二人舞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宮架
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幘頭扶額紫
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阜繡鸞衫金銅
帶烏皮履武舞引文舞引文舞引文舞引文舞引
武舞引文舞引文舞引文舞引文舞引
武弁緋繡纓四枚抹額紅錦臂鞞白絹袴金銅革帶烏
皮履武舞引文舞引文舞引文舞引文舞引
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
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編鐘之北稍西致一在編
磬之北稍東棟拊二一在祝北一在致北俱東西

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

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

殿下泰階之東明堂設遂一莞一塤一為一列西上

和笙一在遂南巢笙一在莞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

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鐘磬祝致

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於堂上塤莞笙

遂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太階之東西

不用宮架即登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致

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虛之西

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中憤樂工黑介

幘並緋繡鸞衫白絹抹帶

三京師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

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

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設罇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

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

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

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

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

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

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建鼓鞀鼓應鼓於西隅設祝

敵於北架內祝在左敵在右雷鼓雷鼗各二

地祇以靈鼓靈

以路鼓路分東正左歌左側瑟二在祝東次一

然二絃五絃七絃九絃瑟各二名為一列敵西亦如

之巢笙竿篪塤遂各四列在雷鼓之後

若地祇即在靈

鼓後大廟別廟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之南東西

相向於麾袞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

本色公版執麾袞仗色掌事樂正平巾幘服同登

歌樂三

軒架之制又去軒架之北而特架之樂

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舞節並紫平冕皂繡袍

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五月帝御

宋史禮志卷八十二

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且無忘憑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領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太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之全填箏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鎮降二副開封府四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輒高下其聲或別為他

聲或移改增損樂器雜泉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鈸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悉坐罪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九月詔大晟樂領於太學辟離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白七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器耳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樂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管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

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
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
盛德在金宮聲乃作得宮聲以羽為相若用徵則
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
而生以角為相若周官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
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
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殺雜干犯四
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
為雅正四時之禁亦石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
詔令大晟府置圖頌隆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

宮調多不正如山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中呂宮
以夷則為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哥
狸俗所傳今夜月律改定詔可六年詔先帝嘗命儒
臣肇造玉聲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礱俾
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
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
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昫撰以為宴樂新書十月
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
作為頌詩協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
局七年二月興樂裴宗元言乞按舊書廣載之歌

夏五字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鵠巢鹿鳴
文王清廟之詩詔可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
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三月議
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
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
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
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
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
有鐃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鐃詔其大也然則
鐘大器也鐃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

大故用鐃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
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鐃然後細
大不踰聲應相保和乎出焉是鐃鐘兩器其用不同
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鐃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
爲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鐃鐘十二配十
二辰皆非是蓋鐃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爲
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
矣復爲鐃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
十二鐃鐘止設一大鐘爲鐘一小鐘爲鐃一六磬爲
特磬以爲衆聲所依詔可四月禮制局言尊祖配天

四石令七下
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奉天神而禮之
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
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園立方澤各有大樂宮架
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架今明堂葺建欲
行翔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人始以天運政治
頌于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為宮南呂為商
林鐘為角仲呂為閏徵姑洗為徵太簇為羽黃鐘為
閏宮既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若
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林鐘
為角仲呂為閏徵姑洗為徵太簇為羽黃鐘為閏宮

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為宮則當用大
呂為商夾鐘為角仲呂為閏徵蕤賓為徵夷則為羽
無射為閏宮明堂須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
律為宮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
是而後樂律隨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
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鐘為宮太簇
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閏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
鐘為閏宮調以羽使氣適平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
右不樂以大呂為宮夾鐘為商仲呂為角林鐘為閏
宮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夾鐘為閏宮客氣少陰史謂

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不樂以
大養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夷則為閏閏南呂為
徵應鍾為羽大呂為閏宮客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
火氣太過調宣羽致其和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陽集
以夾鍾為宮仲呂為商林鍾為角南呂為閏徵無射
為徵黃鍾為羽太簇為閏宮調以羽季春之月御明
堂青陽左不樂以姑洗為宮蕤賓為角夷則為角無
射為閏徵應鍾為徵六呂為羽夾鍾為閏宮客氣陽
明尚徵以柝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不樂以仲呂為
宮林鍾為商南呂為角應鍾為閏徵黃鍾為徵太簇

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
正兩樂若以一黃鍾為正聲又以一黃鍾為中聲則
黃鍾若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六呂若
黃鍾之次陰呂也巨聲也今減黃鍾三分則入大呂
律矣易其名為黃鍾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
巨聲僭竊黃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
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
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鍾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之
黃鍾是帝律所起黃鍾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柝陽
扶陰退律進呂為言斯大無甚於此今宋宗祀明堂

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為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正用正聲協和天人列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宣和元年四月敕三書奉詔制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鍾三等舊制編鍾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鍾之外增黃鍾太呂太簇夾鍾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為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為

為頌始洗為閏宮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以蕤賓為宮夷則為商無射為角黃鍾為閏徵大呂為徵夾鍾為羽仲呂為閏宮客氣寒水調宜尚宮以柳之季夏之月御明堂在夾鍾為宮商呂為商應鐘為角大呂為閏徵太簇為徵始洗為羽蕤賓為閏宮調宜尚宮以徵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在夾鍾為徵仲呂為羽初鐘為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樂以商呂為宮應鐘為商大呂為角夾鍾為閏徵始洗為徵蕤賓為羽夷則為閏宮調宜

尚商季秋之月每明堂總章右小樂以無射為宮黃
鐘為商太簇為角姑洗為宮徵仲呂為徵林鐘為羽
南呂為閏宮調宜尚羽以致其平閏月御明堂闔左
扉樂以其月之律十一月知永興軍席旦言太學辟
靡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諸生尚衣欄襖望下
有司考議為圖式以頒以節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
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
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
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
有詳占之神謬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

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
序以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真一三五
七九茲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二太正少為三等謹按
周官齋章之職蘇以迎寒暑王安石曰齋三孔律呂
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又矣近得古齋嘗以頒
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為樂本設於
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順莞簫各三等舊制簫一
十六管如簫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
聲亦不合兼用正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
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膺八音不

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闕餘元無經見唯
大晟樂言稱製造十二簧者以象闕餘十者土之成
數三者木之空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
清聲黃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闕餘一匏上用兩
色仍改稱七是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
有巢笙等笙和笙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
度其等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為宮三笙合奏曲用
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
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
為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祝鼓晉鼓鐃鐘

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正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宮
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曷擊鳴球搏拊琴瑟三安石
解曰或曷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亦及今欲乞
罷而不用詔悉從之攸之彤條曰初漢津獻說謂帝
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鐘之律又以中指之
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
少聲太者清而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而陰也地道也
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奇偶然後
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符以為近怪劉曷
之兄燁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曷始主樂事乃寔白

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瑄為
中聲養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瑄為正音奏之
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圓為容盛
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
非漢律之本說者及政和未明堂成議欲為布政調
變事乃召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換朝奉大夫為大
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
朴猶知之而劉昫不用乃自拗黃鐘為兩律黃鐘君
也不宜有兩祭儀方提奉大晟府不喜他人預樂有
士人田為者善琵琶無行儀乃奏為大晟府典樂遂

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瑄而但用九寸瑄又為一律長
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為三
黃鍾律矣律與容盛又不翅數倍黃鍾既四寸有半
則圓鍾幾不及二寸諸器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
者為太小者為少祭始成試之于政事堂執政心知
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條
又曰宴祭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
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
晟律其盡下唐祭已兩律然劉昫止用所謂中聲八
寸七分瑄為之又作匏笙項篳篥皆入夷部至於徵招

宋史一百二十九

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
 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祭工嫉之如
 讎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
 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
 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
 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
 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
 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声中律之無射繪圖以
 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章弊事廢
 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靖康

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舞文二琴教坊
 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閣月体系景陽鐘并虛九
 鼎皆亡矣

